

越
峽
書

趙
峽
書

越嶠書卷之十一



書疏移文

天順六年正月二十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充安南國使

錢溥謹致書于

諸宗伯溥竊以安南國遣使求封致

諸宗伯擇可為使者以

聞蒙

皇上命溥且

賜之章服以行具所以感知遇荷

厚恩亦已至矣然溥謂

朝廷所以綏服遠人不靳其所費者欲聲教之遠暨也而

諸宗伯勞于擇使而不恤其所親厚者次使得其人也

故溥自奉

皇上命尹旻等為正副使特

旨云還差內官二人同去蓋以封拜为重同去為次也今

既脩云而

諸宗伯至改

傳

為使則云會同原差內官襲封行禮則

是有二命矣

傳

奉初命以行則當正副使行禮外而內

臣自行其所憲甚為得體而今若以

諸宗伯之命以行則持

節奉

詔付諸內臣為失體而專之為不遜則內外近臣已抵牾

矣何以綏服遠臣且自古充諸國使非成命而欲陷之

若富弼使契丹臨境發書見其與語不合卒待改書以

行然則當公處宋南北不兢之時勝負一舉之目尚有

所不合者尚時執政之臣懷疑秉畏以致此尔今安南

臣伏我

朝幾百年矣一使之往來不過副其請立之誠而何有行

于不合哉此處富公者不足貴而今之處傳者殆亦有

疑畏乎蓋今之處傳者大宗伯石公自方伯入內宜有
其未知而少宗伯若年兄鄒公旧寅兄李公皆孰于典
禮酌見古今而無所疑長者將何以處之耶願明以教
我不然請復改使亦可也傳再拜
與太監柴公書傳惟人臣所處之分自近以及遠皆知
重內而輕外者尊

君位也

詔勅所至則以先後序次而行之不復以內外遠近計者
尊

君命也故凡君命之所行而君位之所在自內廷以及外
朝自外朝以及天下之大萬國之遠莫不因所重而重
之而可以私其身之所重哉今公以清修王立之資
負庶靜寡慾之行而自待

聖天子乃帷幄寵臣天下想聞其風采久矣嚮以安南請
封

上命正副使復命公等奉

敕齎錢物同往既而安南有事召公暫留南京及其事定

而乃改溥為正使以行夫自至南京會公以來已越四

月餘杯酒之殷勤談笑之歡洽雖素所交愛不過是也

獨以

詔勅所行之序未聞一語以及之此正王驩謂孟子往返

齊滕之路而未與之言行事是簡驩也使溥知之而不

言則亦簡公矣夫簡之至者情必戾也故欲為公言之

且溥等所奉

詔立黎灝為安南國王則未立時灝猶其國之臣也公等

所奉

勅外封云勅安南國王黎灝則灝亦為王矣其先後可不

較而明者但溥謹按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二書凡賁詔至蕃國與天下有司皆

設詔使位于龍亭之左又詔宣讀案及宣詔展設等官

位于使者之東南今若

詔勅同入則勅使位當在龍亭之右俟宣讀畢而舟之則受封未成禮必俟三呼成禮後而舟之王則依禮制行叩頭然後禮畢力當也若使傳不可僭立而居左舊制定禮又不敢紊而居右則公必同迎入城至于館所

少俟開讀訖速出迎

勅與錢物同進交付明白力得其宜然後公之行則居傳

之前坐則居傳之左而宴會則居傳之首于勢為順而

于禮亦和矣然又不當以後公為嫌也此皆傳所未喻

也公居內廷職司大禮預大事出使南京浙江福建專行獨濟無不稱而處此諒無難者其肯私其身之所自重而不知

君命次序之尤當重哉但未肯明以告我不前途漸近將入其國所謂謀于野則獲于邑則否使當此而不即預謀臨時罔指必貽笑于遠夷遠夷既已貽笑

國體之失犹甚焉傳謹白

與攝安南國王第一書委廣西南寧府差官賁至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礼科給事中
王豫會同

欽差司礼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
王竊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知人者在察誠
伪之幾便知經常可守而不達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
人尔焉望世之能處哉人多欺伪之弊而已無先見之
明坐井觀天而已尔尚何人之能知哉此天下不能無
是事也竊欲为王言之王實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
及兄至王盖四世矣况王材足以靖乱賢足以得国礼
請
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適經而布一誠而無伪者而何
待于言为哉今王發政施仁之始正百官承式之時使

往事之未明恐後疑之復啓故言之不能自己也初黎氏得國于陳我

朝廷念陳日燿率先歸附世貢不絕忍視其子孫滅亡而不顧哉一舉俘獲以為內屬且俟其子孫之可復者奈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為國人所依附遂俯順其封以奠我南服傳及三世好同一家豈意琛賊以庶篡嫡妹死來求且曰遊湖自溺意在不予其望君之心見矣朝廷速命信使往封冀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死之故則琮必難為言曰君其問諸水濱也歸言于朝朝豈無偏師及境以一正其罪耶使將及境琮已就討且告計請封之使耒師遣行人往祭而尤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者偕廣西迎按御史及鎮守三司官私于境上而知王為第四子母子皆賢禮所當立然後命溥等為便以錫封焉則我朝廷所以保黎氏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下于保陳氏哉

凡遣使至京翱翔万里聽其所往懋易有無入市不變如予于父母家任便取適而已豈有密切偽為之計哉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

太祖高皇帝年定之初安南首至而朝鮮稍後且不誠

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爾汝能將我亦能渡之遂格心向化表于東土幾百年矣頃與女真潛越志諸國未聞使行人私焉頗得其跡道給事中張寧

韶往問王即蒲伏叩地至不能起且責之封人而已不知

聞安南累侵占城故臣言及此哈密越在流沙万里外

實西域諸蕃之門戶其王為下所弑母老子幼勢亦殆

矣母太妃來聞遣通事沙廷玉率其類數十人往立其

子得元惡十有八人太妃曰此

天朝所得宜即天刑遂檻送京師以正其罪安南連歲篡

奪未嘗謂正天討故臣便聞之則我

朝于四方万国抑强扶弱植傾起仆便之各寧土宇而同

亭富貴于無不覆載之中實父母其心天地其量而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陲謹守礼法而声教之外不煩于我一使者宜保其後待其使有加于諸国也而何我使初入則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迂涉峻嶺迫逐兵械撼頓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者其果出于誠乎既至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来以東西向坐邊行人等来以南北向坐至黃卿等来則書往復數番辯至七日而始定為竝南向坐然則何為是不同乎豈顛倒我豪傑而使之為間乎抑礼始粗備至是而將定乎願明以告我也元史載世祖詔安南曰来奏有一家之言今聞耨刺丁云彼多回鶻禁約不使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礼有如是耶其後俗終不變卒至兵連禍結而国僅存幸我

朝而始靖豈更化又百年而習俗終未變耶傳曰魯不棄周礼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媮也其朝多君子季札聘

魯見舞韶箭而歎盛德孔子見剡子得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皆于礼乐制度而固其國于周室傾危之時罔以內外而有問之也况我朝之于安南惟礼文相弔而各極事大字小之誠而何獨不誠于待使耶或者居先王之左右者好是狡佞以爲功也故于王初即政而言之溥等叨天子待從密勿之臣加以太監等又

帷幄寵臣故特簡

命再之偕耒王亦知非往使比矣果能改而待之以誠否乎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并迎接開讀宴會坐向等儀注耒勿事退讓以勤往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革薄而從忠之厚將于是于觀礼毋徒誚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八月十三日

安南國回書

攝安南國事黎灝董沐肅書復于天使列位大人昨承
耶雲見示壯誦再三具見惠顧之意不勝欣幸未及返
壁即遣頭目阮善日夜馳驛伏候進止而尊諭以坐位
有三等不同為言竊惟本國受

朝命之初天使李章二侍郎奉

詔寔來當時宴會坐向之禮而已講定以東西對坐為宜

厥後徐李二侍郎李通政湯給事中柰光祿薛都給事

中陳郎中郭朱謝高侯邊行人等皆以為是一無異論

近年黃卿頗自好名惑于龍州細人妄謂邊行人有南

北對坐之禮反以前輩所行為不足法辯論數四後覺

其詐故別有東西并坐之議本國不得已而勉從此者

劉行人亦嘗以是為說然卒知章徐諸公為可從而不可

改其旧伏惟大人乃

天子侍從寵貴之臣欽承

皇命賁臨下國必體

朝廷懷柔之意以順衆志而安遠人也禮曰禮從宜使從
俗大人學富而量洪博雅君子也于此必有處焉灝端
肅書復

天順六年九月初八日

第二書并儀註回攝安南國王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
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
王惟安南素稱文物之邦其畏天事大之誠固無所不
至而獨于待使之禮尚有所不一者故溥等奉

聖天子恩命觸万里炎熱而來方抵南寧即馳書于至王
願聞所以不一之故庶將事之際有恪而無疑也比入
關二日王遣阮善耒曰不敢回書惟見教王之意厚矣
然鐘未有不叩而自鳴者故諭善以復曰王其無書決
難定禮具使聞諸執政者曰國于是時當開心見誠勉

圖中道以成吉礼不宜往復論辯使王心不安為此言者譬人之受病誤餌其藥則病雜矣後之醫者不發其源而究之將何以臻效故善回甫五日果以王書來始知所以不一者礼雖無据言則可信是受病之源亦見而求療之心亦篤矣然尤持二端而未一者尚恐投劑之復誤乎噫是未暇與深辯也今夫礼者所以辯上下而定民志也辯以明其分之不一定則協其志于克一大抵一則誠二則雜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此之謂也茲欲合二三而一之盖有

祖宗之定制在定制者何

大明集礼一書我

太祖議礼以一天下者也其間載安南宴坐而夫頒詔儀注甚詳何王之先君不此之求而惟以洪武礼制詔行司府者言之宜有以末竝坐向南之說也雖然昌歎薄味也而周公辭之謂無德不敢以當備物之享繁纓小

物也而孔子惜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古之謹礼于微也如此而況我

祖宗定制布在方冊昭如日月而敢昧之以貪殊礼况今
頒詔受封領勅之礼並行謹按集礼所載而叅以礼制
及古礼之可行者共為儀注六條王其嚴命有司行之
豈惟有以新子之國亦克永世而無愆矣幸毋惑于故
老之談日吾先君未之行也而忽焉薄等肅奉
計開儀注六條
一奉

詔勅入界首関一路迎接及所過衙門官俱行五拜三叩
頭礼其道路官員人等遇見即于道旁俯伏過畢方起
一前期二日結綵于殿庭及公廨街衢衆官及耆秀僧
道照

大明集礼儀注習儀是夕王宿于齋所衆官各齋宿于衙
門次日早王与衆官皆冠帶便服率耆秀僧道出郊迎

至呂塊站望

詔勅叩頭王隨入站其衆官候朝便下轎入站捧置龍亭
中南面王與衆官等北向行五拜三叩頭禮衆官分東
西班立王入與朝使行兩拜禮設席向南王北面勸酒
飯畢率衆官回留執事官演禮留官宿衛此古郊勞之
禮安南行之久矣昔曹世子來魯謂其謂成君也享以
上卿之禮今王未受封退執卿禮以接朝使亦禮也
一今有司于國門外迎恩亭設幄結綵設二龍亭一香
案于正中備金鼓儀仗鼓樂迎入亭安奉

龍節于一亭

詔勅共一亭是日王與衆官具朝服及耆秀僧道止叩頭
迎龍亭出金鼓在前次耆秀僧道行次衆官行次王靠
東行次儀仗鼓樂次龍亭朝使分行于龍亭之後迎至
府中衆官等分列于東西司贊唱排班引禮引王等各
就位唱班齊東邊儀者學士諸前南向立稱有